

3400



# 記 字 文 同 合

## 目 次

合同文字記	九	李師師外傳	九八
楊帝海山記	二六	綠珠傳	一〇八
楊帝迷樓記	三三	楊太真外傳	一一四
楊帝開河記	四六	潘展	一二六
張謹	四九	白萬州遇劍客	一三八
韓湘子	五三	桑懌傳	一四二
韓魏公	五四	雜識	一四七
王榭	六一	盜智	一五一
流紅記	六六	俠婦人	一五四
趙飛燕別傳	七三	雀素娥	一五七
譚意歌傳	八五	余媚娘	一五九
王幼玉記	九二	狄氏	一六〇

神州國光社刊行

466520

# 合同文字記

## 入話

喫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話說宋仁宗朝慶歷年間，去這東京汴涼城，離城三十里有個村，喚做老兒村。老兒村有個農莊人家，弟兄二人姓劉，哥哥名劉添祥，年四十歲，妻已故。弟弟名劉添瑞，年三十五歲，妻田氏，年三十歲，生得一個孩兒，名叫安住，年三歲。弟兄專靠耕田種地度日，其年因爲旱澇不收。一日添瑞向哥哥道，看這田禾不收，如何過日；不若我們搬去路州高平縣下馬村，投奔我姨夫張學究處一趁熟，

將勤補拙過幾時。你意下如何？添祥道：『我年紀高大，去不得。兄弟，你和二嫂去走一遭，』添祥道：『哥哥，則今日請我友人李社長爲明證，見立兩紙合同文字，哥哥收一紙，兄弟收一紙，兄弟往他州趁熟，人無前後眼，哥哥年紀大，有桑田物業家緣，又將不去，今日寫爲照證。』添祥道：兄弟見得是。

遂請李社長來家寫立合同，明白各收一紙，

安排酒相待之間，這李社長對李添祥說：『我有個女孩兒，劉二哥求做媳婦，就今日說開，』劉大言，『既如此，選個吉日良辰，下些定禮。』

不數日完備，劉二辭了哥哥，收拾了行李，長行而去。

只因劉二要趁熟，去時有路，回却無門，正是：

旱澇天氣數，家國有興亡；

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當日劉二帶了妻子在路行了數日，已到高平縣下馬村見了姨夫張學究，講說

來趁熟之事；其人大喜留在家。光陰荏苒，不覺兩年，這劉二嫂害着個腦病瘡，醫療一月有餘，疼痛難忍，飲食不進，一命傾世。劉二痛哭哀哀，殯葬已畢。又過兩月，劉二懼懾成病，醫療少可。張學究勸劉二休憶妻子，將息身體，好養孩兒安住，又過半年，忽然劉二感天行時氣，頭疼發熱。正是：

福無雙至從來了，

禍不單行自古聞。

害了六七日，一命嗚呼，已歸泉下；張學究葬於祖墳邊劉二嫂墳上已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安住在張家村裏一住十五年，孩兒長大十八歲，聰明智慧德行，方能讀書學禮。

一日，正值清明節日，張學究夫婦兩口兒打點祭物，同安住去墳上祭掃。到墳前將祭物供養。張學究與婆婆道，『我有話和你說，想安住今已長成人了，今年是大通之年，我有心待交他將着劉二兩口兒骨殖還鄉認他伯父。你意下如何？』

「婆婆道：『大丈夫說得是，這的是陰騭勾當。』當夫婦商議已定，交安住拜了祖墳，孩兒然後去那墳前也拜幾拜，安住問云，『父親這是何人的墳？』拜畢，學究說，孩兒休問燒了紙回家去。安住云：『父親：不通名姓，有失其親。我要性命如何！不如尋個自刎。』學究說：『孩兒且住，我說與你，這是你生身父母，我是你養生父母。你是汴梁離城十里老兒村居住，你的伯父劉添祥，你父劉添瑞同你母親劉二嫂。將着你年方三歲；十五年前三口兒因為年歉來俺家趁熟。你母患腦疽瘡身死，你父得天行時氣而亡。俺夫妻兩口備棺木殮葬了，將孩兒如嫡親兒子看養。』不說萬事皆休，說罷。安住向墳前放聲大哭曰，『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雙亡。』學究云，『孩兒你不須煩惱。選吉日良時，將你父母骨殖還鄉去認了伯父劉添祥，埋葬了你父母骨殖，休望了俺兩口兒的撫養之恩。』安住說：『父親母親之恩，過如生身父母，孩兒怎敢忘恩，若得身榮，結草啣環報答。』

道罷，收拾回家。

至次日；交人擇選吉日，將父母骨殖包裹了。收拾衣服盤費，并合同文字做一担兒，挑了來張學究夫妻兩口兒，學究云，『你爹娘來時盤纏無一文！一頭挑着孩兒，一頭是些窮家私。孩兒路上在意山峻難行，到地頭便稍信來與我知之。』安住云，『父親放心休憶念』遂拜別父母，挑了担兒而去。

話休絮煩。却說劉添祥忽一日自思我兄弟劉二夫妻兩個都去趁熟，至今十六年，並無音訊，不知有無。因為家中無人，娶這個婆婆王氏，帶着前夫之子來家一同過活。

一日王氏自思，我丈夫老劉有個兄弟和姪兒趁熟去，倘若還鄉來時，那裏發付我孩兒？好煩腦人哉。

當日「春社」，老劉吃酒不在家，至下午酒散回家，却好安住於路間人，來到門首歇下担兒。劉婆婆問云，『你這後生尋誰？』安住云，『伯娘，孩兒是劉添瑞之子，』十五年前，父母與孩兒出外趁熟，今日回來，』正議論間，劉大

醉了回來見了安住問云，「你是誰？來俺門前做什麼？」安住云，「爹爹，孩兒是安住。」老劉問，「你那父母在何處？」安住云，自從離了伯父，到路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趁熟，過不得兩年，父母雙亡，止存得孩兒。親父母已故，多虧張學究看養到今，今將父母骨殖還鄉安葬，望伯父見憐。當下老劉酒醉，劉婆言：「我家無在外之趁熟人，那裏走這個人來胡認我家？」安住云，「我見有合同文字爲照，特來認伯父。」劉婆交老劉打這廝出去，胡廝纏來認我們。老劉拿塊磚將安住打破了頭，重傷血去，到於地下。」李社長遇問老劉，「打倒的是誰人？」老劉云，「他詐稱是劉二兒子；認我又罵我，被我打到推死。」李社長云，「我聽得人說，因此來看，休問是與不是，等我扶起你問他。」李社長問道，「你許多年，那裏去來。」安住云，「孩兒在路州安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撫養長成。如今帶父母骨殖回鄉安葬。」伯父伯母言孩兒詐認我，見將看合同文字又不肯看，把我打到，又得爹爹救命。」社長交安住挑了擔兒，且同我回去，即時領安住回家。



中歇下擔兒，拜了李社長。社長道，「婆婆，你的女婿劉安住，將着父母骨殖回鄉。」李社長，交安住將骨殖放在堂前。乃言，「安住我是你丈人，婆婆是你丈母，交滿堂女孩兒出來參拜了你公公婆婆的靈柩。」安排祭物，祭禮，化紙已畢，安排酒食相待。乃言，「孩兒明日去開封府包府尹處，告理被晚伯母，親伯父打傷事。」

當日歇了一夜，至次日安住巡往開封府告包相公，相公隨即差人捉劉添祥晚婆婆來，就帶合同一併赴官，又拘李社長明證。

當日一千人到開封府廳上，包公問劉添祥道，「安住是你姪兒不是？」老劉言「不是」。劉婆亦言「不是」，聞既是親姪兒，緣何多年不知有無。包相公取兩紙合同一看，大怒。將老劉收監問罪。「安住告相公可憐伯年老，無兒無女，望相公可憐見！」包相公言，「將晚伯母收監問罪。」安住道，「望相公只問孩兒之罪，不干伯父伯母之事」。包相公交將老劉打三十下，安住告，「相公寧

可打安住，不可打伯父。告相公只要明白家事，安住日後不忘相公之恩。」包相公見安住孝義，發放各回家，待吾具表奏聞，朝廷喜其孝心，旌表孝子劉安住孝義雙全，加贈陳留縣尹全，劉添祥一家團圓。包相判畢，各自回家。

其社長選日令劉安住與女李滿堂成親。一月之後，收拾行裝，夫妻二人拜辭兩家父母，就起程直到高平縣，拜謝張學究已畢。遂往陳留縣赴任爲官。夫婦偕老，百年而終。正是：

李社長不悔婚姻事，劉晚妻欲損相公嗣；

劉安住孝義兩雙全，包待制斷合同文字。

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 煬帝海山記上下卷

勳爲初見於青瑣高議後集五卷中，爲北宋劉斧所編，後唐代叢書也收錄之，題爲唐韓偓作，顯係明人妄增，而青瑣高議未題撰著者人名，自是北宋人作。

余家世好蓄古畫器，故煬帝事亦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緝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飛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沉吟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愛帝，絕無易儲之意。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

，技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默疑忌，好用鉤踐人情深淺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不通兩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吾得志，吾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維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無立他人，吾若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之，死目不合。』帝因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爲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次，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

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帝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威儀。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輒爲素抑。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當夷其九族。』素未病前，入朝出，見文帝坐車中，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見文帝，如何語之。』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土石爲山，鑿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禽獸草木，驛至京師。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臉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墮水梨

圓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崑崙桃

脫核錦紋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槌棗

牙美棗

鳳眼棗

酸味棗

蜜波棗

缺

南留進五色櫻桃：

紛櫻桃

臘櫻桃

紫櫻桃

朱櫻桃

大小木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玉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牛斤李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揚州進；

楊梅

枇杷

江南進；

銀杏

榧子

湖南梅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圍成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根木

柑木

易州佳二十相牡丹：

赭紅

赭木

鞞紅

坯紅

淺紅

飛來紅

袁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纓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顏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棲鸞三

晨光四

明震五

翠葉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鳳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帝自制名。每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西曰金明湖

北曰潔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爲山，構亭殿，曲屈盤旋，廣袤數千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狹湖，通五湖，北海，俱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青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煙裏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曾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煙多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辭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舊水邊勻玉紛，濃苞天剪外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熳，插髻若相遮。水殿春寒激冷豔，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璫朱絃聞晝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楚從辜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豔奉杯盤。湖上風煙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緩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

## 隋煬帝海山記下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逕，翠蔭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廚開爲御路、通西苑，夾道長松高柳。帝多幸范中無時。宿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宮人數十輩相隨。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輒，浮浪無聲，萬籟俱息。帝恍惚俄見水上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道，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於後主，甚喜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躬勞謝，旣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戲時，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不已。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至

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奢。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 龍舟興已遐。 鶴流催陡岸， 觸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遡， 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外， 榆梢噪暝鴉。

如今投子俗， 異日便無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漢上槎。

東暄舟籬岸， 風細錦帆斜。 當處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怫然愠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安爾知！吾開渠爲後人之利。

』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始終更不若我。』帝乃起而逐

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

其已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

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

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

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日，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自於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范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崩揚州，一日，院妃來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曰：『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解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后同見此魚之額上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有角字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入沉水中。大業四年，道州貢倭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敏給。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帝曰：『爾非宮中物。』義乃自宮。帝

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爾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乃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捏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置，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舟初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掌理。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我好，看西苑，無令使後人笑吾不解裝點景趣也。』左右聞此語，亦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飢，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  
幽魂泣煙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徊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來者，在路，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涕泣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速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便殿，抱膝俛首不語。乃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吾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貴幸。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



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

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自。還往民間，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遍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還往。行幸無時。兵士時從，常踰數萬。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姓，存者無幾。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如山。膏塗野草，狐鼠特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殘民削落，

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隨令賜死。臣下相顧，緘口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高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逼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燦。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將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

帝方省議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

「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堊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之。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刀伺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袴，帝自臨視之，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第，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見今兩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候之血，入地尙大旱，況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絕。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 煬帝迷樓記

佚名

見原本說郛三十二卷，又古今逸史及古今說海皆收錄之。唐人說齊誤爲韓偓作。因馮猶龍（一稱作龍子，猶又名墨瑟齋）撮以入隋煬史，塗得紛售於世。而使煬帝成爲俚巷俗人中，最熟悉的一個奢靡的君王。

煬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召而問之。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進圖。帝披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

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乎戶旁，璧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關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動搖，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而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

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鏡，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于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卓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寵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

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憊也。臣聞古者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其人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候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筵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蕭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

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翠。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識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祕洞扃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人骨清，獨臥愁空房。蠟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觀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擇女人迷樓，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



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千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數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脈煩盛，真元太虛，多引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以爲盤，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

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 煬帝開河記

佚名

錄於原本說郛卷四十四。又：字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錄一卷，注云佚名。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游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爲陳王時，守鎮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烟爲美景，視榮貴若深窻。豈期久有臨軒，萬幾在務，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欲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

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方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昧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入水，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孤辛達代李淵爲開渠副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新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傳舍，驛名。因卞渠此處起首，故號卞渠上源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

經於下，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者，或少，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曉卒五萬人，各執杖爲督工夫，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其年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錘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淨。漆燈晶煌，照耀如畫。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促工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而出，覆其面，過腹胸下裹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持節署玉祝。并白壁

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樂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担拖鉞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蹂踐如蜂屯蟻聚。數日，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僮僕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阿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莫述。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吾言你十二郎，還白壁一雙，爾當賓于天（場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邱，以獻於麻都，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于雍邱起工。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登城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節，羣夫下窺，有燈火燐燐。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蒞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

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案，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臣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來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塔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廢來（阿廢，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貌醜異魁奇，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捧搗其腦。一擊，掉然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廢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你不伐吾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

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蹈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具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卽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茅屋，已失所在。時咸都護已至甯陽縣。去邪見叔謀，具言其事。元來去邪入幕後，其募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痛，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甯陵縣。患風痺，起坐不得。帝令大醫令巢元方往治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已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撻壁而食之，謂曰含酥嚙。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皆厚酬其直。寧陵下馬村民陶郎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很。以祖父塋域傍河



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郎兒，郎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郎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郎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甯陵睢陽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辛達知之，潛令人收孩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做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母子於櫃中，兼之，全家秉燭圍守。至天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濠寨使陳佑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淮出腰斬。令狐辛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道塋城，乃以醢余三千兩，家獻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故老相傳云

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非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贈奉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絲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迴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候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基。豈可偶爲逸遊，至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敍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臣等無心。叔謀怙味之夫，不曉天命。」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銅汁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其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

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但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窟而獻金三千兩。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辛達知之。累上表，亦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假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鉞也。四面掘去其土，唯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銷甚嚴。用鄴陽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餘步，二童子當前云：「假王顯候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銷衣，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于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又視之，印文乃「百代帝王受命玉印」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乃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

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日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至徐州，朝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餘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述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續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勉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弼諫曰：「臣開始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發其言。宇文述在側，乃撻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弼怒，以象簡擊宇文述。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鴆死。高穎亦不行。宇文述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渠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

萬人。其部役兵士舊兵五萬，折二萬三千人。工既畢，上言於帝。遣決汴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蓋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箠背，然後認貸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織，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鞣護河隄；二乃牽船之人，護其陰涼；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萬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舳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錫帆過去，香聞十里。既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漸緊，龍船阻礙，牽駕之人，費力轉甚。時有虎賁

郎將鮮于俱羅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鑿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往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爲開河夫，死作抱沙鬼。」又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迴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于後獄。急使宣令狐辛達詢問其由，辛達奏：自甯陵便爲不法，初食羊鬻，後啗嬰兒；養賊陶郎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達奏？」辛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述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文述曰：「必是遣

賊竊取之矣。」帝瞠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辛遠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郎兒盜人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郎兒全家，令郎兒具招入內盜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辛達奏章卽不奏之罪。案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述。述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工，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敕未至間，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意，往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郎兒兄弟五人，並家奴黃金窟並斃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 張謹 徐鉉

戴稽神錄，據鄭振鐸註中云，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仕南唐爲吏部尙書，後隨李煜歸宋，爲太子率令。淳化二年坐甲子適靜難行軍司馬，卒於官，年七十六。鉉與弟結，同有聲於江左，號「二徐」。鉉著有麟省錄及稽神錄。在宋預修太平廣記。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老父亦不見。爾日，宿近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靚妝盛服，



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間，簷間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旣有重齋，須得儻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兒不見。旣而德兒亦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票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於同伴，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

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 韓湘子 佚名

本篇出宋劉斧秀才所編之青瑣高議前集九卷中書部凡前集後集別集三部，共二十七卷。此外，他尙作有翰府名談二十五卷，又摭遺二十卷。按青瑣高議原爲二十卷，見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中。有明張夢錫刊本，今頗不易得之。近董康校刊士禮居寫本，又得見宋志所無之別集七卷。再韓湘子有註云：『湘子作詩識文公』今刪。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拓不羈，見書則擲，對酒則醉，醉則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孤苦，無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闈玉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

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略不構思而就，曰：

青山雲水窟，

此地是吾家。

深夜流瓊液，

凌晨散絳霞。

琴彈碧玉調，

爐養白硃砂。

寶鼎存金虎，

丹田養白鷄。

一壺藏世界，

三局斬妖邪。

解造逡巡酒，

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

同我看仙葩。

公見詩詰之曰：『汝虛言也，安爲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言也。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爲成之。』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適開宴，湘預末坐，取土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棘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疲倦，俄見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卽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葬江邊。

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

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誣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

未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

好待功成身退後，却抽身去臥煙蘿。

湘別公詩曰：

舉世都爲名利役，吾今獨向道中醒。

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

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

湘曰：『公不久即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

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 韓魏公 佚名

出前人編書瓊高議後集卷二，有注云，「不罪碎盞燒鬚人」，今刪。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家而得。表裏無纖瑕，世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勸。爲一吏誤觸倒，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數存焉。」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歎服公之寬厚。公帥定武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補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開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答之，極呼視之，曰：「勿較，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其

度量。

## 王榭 佚名

出前人編同書別集卷四，有注云，「風濤怒入鳥衣國，」今用；按劉禹錫之鳥衣巷等，朱雀橋邊野草花，鳥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篇改謝爲榭，指爲人名，且以鳥衣爲燕子國名，實多強牽之誤，今引之僅作參攷。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榭具大舶，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若墜於海底。舉舟之人，興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榭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開目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閉目待死而



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樹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殺胾水族。月餘，樹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至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樹諾，翁乃引行三里，過闕闔，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闔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貌頗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樹叩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樹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勞謝。王喜，召樹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樹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樹曰：『見居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曰：『此木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櫳間偷視，私願亦無避忌，翁一日，

召榭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榭答：『甚善。』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榘采禮，助結姻好成親。榭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鬢，體輕欲飛，妖姿多態。榭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榭曰：『翁常目我爲主人，卽我亦不識。昔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衽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別。』榭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不由人也。』王召榭宴於寶墨殿，器皿陳設，俱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給箋，榭爲詩曰：

基業祖來興大舶，萬里梯航憤爲客。今年歲運頓衰零，中道偶然罹此厄。巨風迅急若追兵，千巖雲陰如黑色。魚龍吹浪泣血腥，全舟靈葬魚龍宅。陰火連空紫焰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鼉頭波湧撒大白。桅檣倒折海底開，聲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君恩雖重賜宴頻，無奈旅人自悽惻。引領鄉原常涕零，恨不此身生羽翼。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作詩。女曰：『末句何相讓也？』榭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敘別。』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雨洗嬌花，露沾弱柳，綠慘紅愁，香消膩瘦。榭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歡會惟憂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憎惡之，何暇憐我愛我，見君亦有嫉妬之情，今不復北渡，願老死於故鄉。此中所有之物，卽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凡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者胸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祕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卽不可逾海。』適有玉盒，并付之以繫榭左臂。大憫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爲贈，』取箋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烟雲水隔。

榭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既至，乃一烏毳兜子耳。命榭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灑之，其龜乘。又召翁媪扶持榭回。王戒榭曰：『當閉目，少息卽至君家。不爾，卽墮大海矣。』榭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既久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樑上有雙燕呢喃。榭仰視，乃知所止之國，燕子之國也。須臾，家人

出相勞問，俱曰：『聞爲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遽歸？』樹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國。樹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曰：『死已半月矣。』樹感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樹招之，飛集於臂，乃取細紙書一絕繫於尾云：

誤到華胥國裏來，  
玉人終日重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灑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樹臂，尾一小束，取視，乃詩也。有一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隔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樹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衆人口，因目樹所居處爲烏衣巷。劉禹錫

金陵五詠，有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榭堂前燕，  
卽知王榭之事非虛矣

飛入尋常百姓家。

## 流紅記 張實

見青瑣高議前集卷五，題下原有註云：「紅葉題詩取韓氏，」今刪。

唐僖宗時，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間。於時萬物搖落，悲風素秋，頽陽西傾，羈懷增感。視御溝，浮葉續續而下。祐臨流浣手。久之，有一脫葉，差大於他葉，遠視之，若有墨跡載於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綿。祐取而視之，果有四句題於其上。其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祐得之，蓄於書笥，終日詠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

因念御溝水出禁掖，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寶之，以爲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一日，友人見之，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爲吾言之。』祐曰：『吾數月來，眠食俱廢。』因以紅葉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雖高而聽卑，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耳。吾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計。但思無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終不廢思慮，復題二句、書於紅葉上云：

會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阿誰？

置御溝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人爲笑之，亦爲好事者稱道。有贈之詩者，曰：

君恩不禁東流水，  
流出宮情是此溝。

祐後累舉不捷，迹頗羈倦，乃依河中貴人韓泳門館，得錢帛稍稍自給，亦無



意進取。久之，韓泳召祐謂之曰：『帝禁宮人三千餘得罪，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宮。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踰壯，困苦一身，無所成就，孤生獨處，吾甚憐汝。今韓夫人篋中不下千緡，本良家女，年纔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晝飽夜溫，受賜甚久。恨無一長，不能圖報，早暮愧懼，莫知所爲。安敢復望如此。』泳令人通媒妁，助祐進羔雁，盡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歡。祐就吉之夕，樂甚。明日，見韓氏裝奩甚厚，姿色絕豔。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爲誤入仙源，神魂飛越。旣而韓氏於祐書篋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篋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尙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

獨步天溝岸，  
臨流得葉時。

此情誰會得，  
腸斷一聯詩。

聞者莫不歎異驚駭。一日，韓泳開宴召祐泊韓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吾與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韓氏索筆爲詩，曰：

一聯佳句題流水，  
十載幽思滿素懷。

今日却成鸞鳳友，  
方知紅葉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僖宗之幸蜀，韓泳令祐將家僮百人前導。韓以宮人得見帝，具言適祐事。帝曰：『吾亦微聞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拜，謝罪。帝還西都，以從駕得官，爲神策軍虞候。韓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學俱有官，女配名家。韓氏治家有法度，終身爲命婦。宰相張潛作詩曰：

長安百萬戶，  
御水日東注。  
水上有紅葉，  
子獨得佳句。

子復題脫葉，流入宮中去。深宮千萬人，葉歸韓氏處。

出宮三千人，韓氏籍中數。回首謝君恩，淚洒胭脂雨。

寓居貴人家，方與子相遇。通媒六禮具，百歲爲夫婦。

兒女滿眼前，青紫盈門戶。茲事自古無，可以傳千古。

議曰：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寓無情而求有情，終爲有情者得之，復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聞也。夫在天理可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則雖比屋鄰居，不可得也。悅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以爲誠也。

## 趙飛燕別傳 秦醇

載於青瑣高議前集卷七及原本說郛三十三卷中。秦醇頗欲規擬唐人，然辭意蕪劣。偶有一二佳句如蘭湯，昭儀坐其中，若三尺泉浸明玉。明胡應麟竟擊節稱嘆，詫意爲真古籍，以爲「百世之下讀之，猶勃然與」。秦醇作品存青瑣高議中者，除此篇外，尙有三篇。一卽載錄之，譚意歌傳其餘爲關山記及溫泉記。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牆角破筐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尙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蹣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它人莫可學也。生在

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撥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說，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自惟從三四人往後宮。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固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出。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溺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

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嘗斧鉞。」因大嚙，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與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如此。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尚誰攀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覘，蘭蕩澆澆，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后知帝見昭儀浴，益加寵幸，乃具湯浴

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后餼體，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後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妾欲爲帝洗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逼莽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上器主受，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益實。月脈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應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樹，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

奏喜動顏色，答云：『因聞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姪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來上，無煩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姪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使問安否。而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言已及期。子能我爲謀馬？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洩，亦無害。』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購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



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後宮守門吏嚴密，因向壁衣事，故帝令加嚴之甚。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尙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與昭儀共食，昭儀怒，言於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祭規曰：『急爲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我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之。後帝行步遲澀，頗氣懣，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甕貯水，滿，卽置丹于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

，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仆臥。昭儀急起，秉燭自視帝，精出如泉浴，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不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鼃，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王獵于海，見一巨鼃出于穴上，首猶貫玉釵，顛望波上，倦倦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譚意歌傳 奏 醇

出前舉書別集卷二，本無「傳」字，係今加之。題下有註云：「詔英奴才華秀色，」今因。意歌或作意哥，（見正文中）不卜孰爲正確。據云唐有類似薛濤之流者，名譚意歌，然今不可考之矣。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贖文，遣頗稠疊。文告婉卿曰：「文塵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

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饑。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家媪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殊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苦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羨手纖纖，宮腰搦搦，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對能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幕侵天。」公

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棗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噲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迺適望江外湘渚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詩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讚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對，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真仙去後已千載，

此構危亭四望餘。

靈跡幾迷三島路，

凭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嘯月千巖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  
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怡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培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疏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遠，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畫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識相逢方得意，  
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娒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糜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茲稠疊，上浼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闋，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摠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金盞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話，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糜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簪三江楮。亦不能口茲桐壘，上喚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視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據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驕馬，揆飲笙歌。  
 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翠蛾。正消黯  
 無言，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  
 ，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慘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  
 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暮月，親已約孫貴殿丞女爲姻。定問已行，媒妁素  
 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  
 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  
 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月。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遽此見棄，致  
 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

。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尚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臥漏復蠶，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体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悵。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

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李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唾其面而非之。『張慚耻久之，召客預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瀟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惘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俛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爲行吉禮。然後口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

，終身爲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 王幼玉記 柳師尹

戰曹瑣高議前集卷十。有註云：『幼玉思柳富而死，』今附。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湖外，與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爲名娼，而其顏色歌舞，甲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

幼玉更出於二人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名驢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顧左右取箋，爲詩贈幼玉。其詩曰：

眞宰無私心。

萬物逞殊形。

嗟爾蘭薰質

遠離幽谷青。

清風暗助秀，

雨露濡其冷。

一朝居上苑，

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黯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或僧，皆足以自養。惟我儂塗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逼於父母姊弟，莫得脫此。倘從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富以語曰：『子若復爲舊時事，吾不捨子，卽訟子於官府。』寄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於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常附子之先隴。』又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雖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



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金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爲恨，因而伏枕。幼王日夜懷思，遣人待病。旣愈，富爲長歌贈之云：

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陽嬌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雲裏。紋履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桃花無言亂紅委。王孫逆目似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僮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王一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儉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

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酒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託誰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倪端蓄噴怒。千金買醉燭備人，密約幽歡鎮相誤。將刃欲加速理枝，引弓欲彈鷄鷄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攜手同上烟霞路。

富因久違，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質。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質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辭高樓，詞曰：

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鴈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

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裏腸在，一雙飛。

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輦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近多病臥。富遽開其書疾讀，尾有二句云：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

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拏舟，泛江一往。復其前盟，敝其舊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適我生平之樂。奈因親老族重，心爲事奪，傾風結想，徒自瀟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惓惓有所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思愈悵徨，幾無生理。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

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吾見，吾何望焉，子書尾有二句，吾爲子終其篇。云：

臨流對月暗悲酸，瘦立東風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

萬里雲山無路去，虛勞魂夢過湘灘。

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可過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爲恨。郎平日愛我手髮眉眼

。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  
玉郎果死。

議曰：今之娼，去就狗利，其他不能動其心。求滿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  
幼玉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音律者廣以爲曲，俾行於  
世，使係於牙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吾故敘述之。

## 梅妃傳 佚名

見于顧氏文房小說及說郛三十八卷中，唐人魏會載之，題爲曹鄂撰，實係妄托也。其尾有無名氏跋，亦屬僞物。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筭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以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

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常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鶯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任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至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扇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

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寃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遣烏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乘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艦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綬衣之輕綠，苦寞寂於薰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颯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靜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



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鶴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娥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詞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

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髻髻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殿下蒙塵，妾殺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闕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

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蛄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孱孱，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遁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中成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 李師師外傳 佚名

本篇出琳瑯秘室叢書，作者姓名不可考，然此故事流傳民間極廣。前如大宋宣和遺事，後如水滸中書載之，然內容不完全相合。由黃廷鑑跋中，知張端義撰耳集載有師師佚事兩則，今移錄於此，俾資參攷。

再聞華書店有宋人小說選一冊，將此篇誤爲正文排印，殊堪令人發噁。而其誤謬，實由另一書中遺傳。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或一帙，刊在推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謹語。邦彥悉聞之，樂括成少年遊云。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復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典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

正。後官至大晟樂府侍制。邦彥詞以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

朱勳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圃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狎班限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杜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心豔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巒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迎出，出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嗜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斐几臨窗，繚緇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蕭然兀坐，意與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鷄酥，魚膾羊脍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

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涵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着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塞帷而入，一燈熒然，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瑚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復，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恣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後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絳，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撫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鷄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餠餌諸點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



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賀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曰：『洵時，夷吾族矣。』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伏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

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黝，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仍淡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素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十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伏地：叩頭賜額。時樓前杏花盛况，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

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踏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鑲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改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盃，琥珀盃，琉璃盃，鑲金偏提，各十事；月圍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餠飴寒具銀餞瓶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

。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巒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繡綾紋

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費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闕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篋，鏤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釧金條脫各二事，瑇瑁一篋，毳錦數端，鸞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慶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鈔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譙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

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醜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迴然自別。其一種幽  
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  
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嬉嬉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  
奈何？』師師曰：『池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  
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  
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闕嬭索師  
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  
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  
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魏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  
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  
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汎濶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

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 綠珠傳 樂史

本篇亦出於珠璣館室影書，未有胡斑跋云：「舊本無撰人名氏，案馬氏經籍考顧宋史官樂史撰」今與

說部三十八卷，所錄相同。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趁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

。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僑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加我閼（於連切）氏（音支）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話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款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

崇出侍婢百人以示之，皆蕙蘭靡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案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棹，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居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研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彘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具具而惜焉。牛僧儒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



短髮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細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漸矣。崇常刺荊州，刼奪遠使，沈殺客商，所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

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追知之將金玉賂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管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駑於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闈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信悲泣，聚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輾殺闈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致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詞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

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包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慷慨，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漸，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見乎。

##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此書曾選入唐人說薈，實誤謬極矣。其原因係由陶宗說籛郭之題樂史爲唐人故也。今取自顧氏文房小說。按樂史爲撫州宜黃人，由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陟州，以賦名爲三館編修，遷著作郎，直史館。後傳太常博士。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父河南府士曹玄璈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

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儿山所作也。故劉禹錫詩有云：「伏祝玄宗皇帝望女儿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下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顯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紫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髻。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

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鞞（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諛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鎰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馳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鈺以下，約祿山爲

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管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劍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

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佑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籍送妃至宅，妃泣謂籍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



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慄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遣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附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樹。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候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慧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諸宴王

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夢一女，容貌醜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鬪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濱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

瑟，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篋，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會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選沙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鑿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瑟瑟。紫玉笛乃姬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具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捐搏之音冷冷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宸流蘇之扇，以金細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繒綉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

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聲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命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願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調，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曰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

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能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珠珎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假息樓事，至牀，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繪人也

。「定陶人也。」「穹廬人也。」「常璠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  
 「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  
 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  
 「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  
 「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  
 「金谷人也。」「小髻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  
 「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  
 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  
 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  
 ：「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焯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  
 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  
 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 楊太真外傳下卷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

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服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鶯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嘗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隨使（明隨者眼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杖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腦，尙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



國夫人 官爲造廟；卸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培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徹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培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終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葢。華清宮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壘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 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墮鳥，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閣侍歌兒，相望而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人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蠟燭百餘騎。乘燭如晝，鮮裝絨服而去，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約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

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晉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榮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覆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誅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諫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拚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

，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割眈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劍，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待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錡（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

。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視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擗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嵬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寶

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諠。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殺之。而已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不從。是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

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頭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

，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觀之，但與傷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棋，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鷓鴣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揮子將輸，貴妃放康國渦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

「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况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凄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取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門。

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靛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釐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



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苗，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我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道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枉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差。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並懲禍階而已。

## 潘辰 吳淑

原載吳正義江雅異人傳，令由永樂大典中輯出。吳淑由南唐入宋，任至職方員外郎。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事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灑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

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劇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辰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辰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辰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故不可能得也。』乃舉以蓋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 白萬州遇劍客 張齊賢

原載洛陽摺榭舊聞記，今據以校錄之。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鄜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

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同爾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舁一案，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觀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十七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尙，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具來。白兄弟迎接

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倨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者。』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另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迴日，銀與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遂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却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

至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買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表善鍛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像，使人入山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之。』

桑懌傳 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集。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父老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



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擇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擇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險古地多深山，而清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擇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擇，將謀召出之。擇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擇幾不自免。擇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擇爲尉歲餘，改授右基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佑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擇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

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樸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樸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樸盡拘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吾桑樸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於某所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置閑職。樸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怨，匿其閫，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撥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樸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樸曰：『是行也，

非獨吾功。位在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漸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賞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擇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擇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擇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擇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

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爲壯矣，而不知子文能如遷書，使人讚而喜否。姑次第之。

## 雜識 曾鞏

本篇出曾子固元豐類稿。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攔陷。又遣楊暉，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

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搆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政，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河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河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物至潭州，河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請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辭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

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絨，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絨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爲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

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君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此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 盜智 費袞

本爲見費補之之果溪漫志。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喜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竄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閭閻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

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琴琴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即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即拔刃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郡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

視，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 俠婦人 洪邁

見於洪邁所著夷堅志。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鬻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類，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闕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髮愛已甚，不復隱，爲言：『他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

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敍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出，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常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

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與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敕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 崔素娥 王銓

本篇見補侍兒小名錄。作者王銓字性之。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齋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且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

之。洵美卽迹遁他所。



## 余媚娘 温豫

見温彦幾之續補侍兒小名錄。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美容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怒之，密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 狄氏 廉布

本篇見廉布著清稗錄。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歡集，自諸王邸第及君侯戚里，中貴人家，帘幕車馬相屬，雖歌妓舞姬，皆飾嚙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若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

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值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價耶？」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值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值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日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朋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遊遁者可

乎？」狄氏頰而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哺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詛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釀卮，卽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韓中。狄氏亦欣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

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值，且訟於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塞曰，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巖。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

本書輯錄 李 華 卿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實價

782  
404047  
17

3  
404047

17